

蒋介石 婚姻 纪实



东南大学出版社

蒋介石婚姻纪实

侯 同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012号

内 容 提 要

情窦初开的蒋介石一改少儿时的顽劣习性，偷偷地爱上了姿容较好的堂表妹阿春，在岩头村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本书以蒋介石的这段初恋为“序幕”，全面系统地记述了蒋介石与毛福梅、姚冶诚、陈洁如和宋美龄四位夫人从相识到结合的曲折过程，再现了蒋介石与四位夫人生活中的悲欢离合、恩恩怨怨，同时还如实地描述蒋介石的四位夫人的多舛命运和凄凉晚景。情节生动，读来引人入胜。

蒋介石婚姻纪实

侯 同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四牌楼2号 邮编:210018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新中彩印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9 插页4 字数233千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2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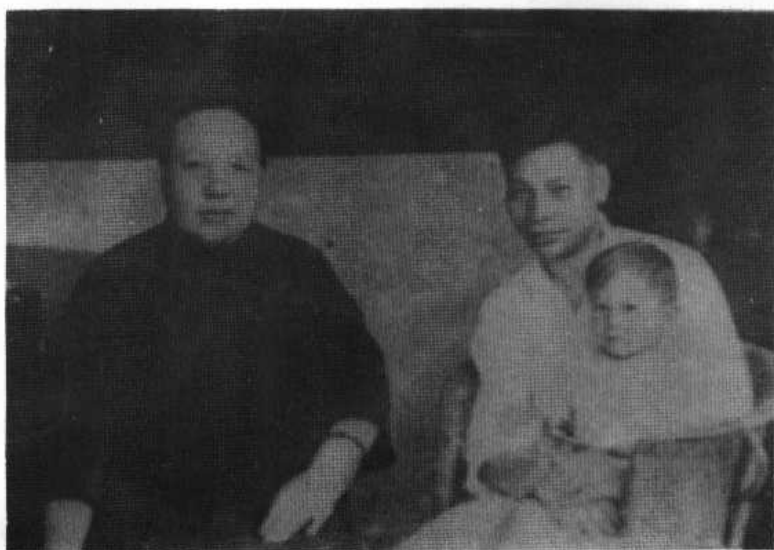
印数: 50001—80000册

ISBN7—81023—732—2

1·10

定价: 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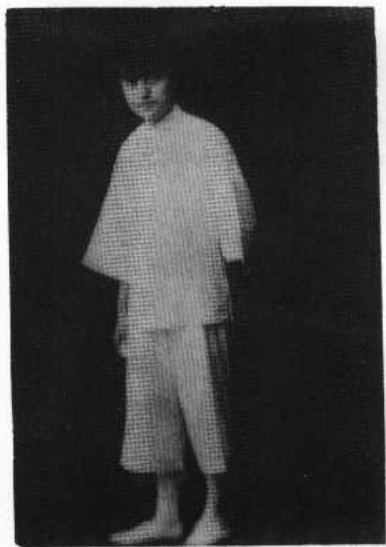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刘庆楚 黄 列



毛福梅与蒋经国父子



姚冶诚与蒋纬国、邱爱伦夫妇



1922 年,陈洁如在上海

陈洁如 1962 年在香港寓所,时年 56 岁





陈洁如在广州寄给母亲的照片，
照片上的字迹为陈唯一的亲笔遗墨



蒋介石、陈洁如的女儿蒋瑶光
在香港寓所，照片后自题“请问小姐
有多大，三十年前一十八”



1943年，宋美龄与孔祥熙的三名儿女合影（左一：
孔令杰；左二：孔令伟；右一：孔令佩）



蒋介石受宋美龄家族的影响皈依基督教



1950年3月蒋介石由宋美龄陪同视事

目 录

第一章 岩溪边上的恋情

- 第一节 家世..... 1
- 第二节 初恋..... 7

第二章 贤良发妻毛福梅

- 第一节 母命之婚 11
- 第二节 翁婿失和 20

第三章 夫妻伴读求功名

- 第一节 宁波伴读 24
- 第二节 东渡日本 28
- 第三节 喜得贵子 36

第四章 爱恨交结话冶诚

- 第一节 “群玉芳”中遇“娘姨” 42
- 第二节 弃旧贪新 45
- 第三节 雅量夫人 52
- 第四节 不宁静的丰镐房 58

第五章 伉俪情深终离异

- 第一节 葬母出妻 64
- 第二节 追求洁如 67
- 第三节 偕陈返乡 72

第四节	养育经国	75
第五节	从校长夫人到北伐总司令夫人	79
第六节	陈洁如与毛、姚二夫人	85
第七节	悲剧从这里发生	89
 第六章 豪华靡丽举婚礼		
第一节	美龄家世	95
第二节	休妻弃妾	105
第三节	豪华婚礼	115
 第七章 第一夫人逞威风		
第一节	登上“第一夫人”的宝座	127
第二节	在前线奔波	133
第三节	投身于社会活动之中	140
第四节	夫人的魅力	145
第五节	围剿红军与“新生活运动”	149
第六节	西安事变的考验	159
 第八章 夫妻情海兴波澜		
第一节	抗战夫人	173
第二节	醋海兴波	183
第三节	“征服”美国	190
 第九章 恩仇爱怨说豪门		
第一节	共登政坛	196
第二节	初次交锋	198
第三节	明争暗斗	200
第四节	透支之争	204

第五节	巧取豪夺·····	205
第六节	孔宋斗法·····	208
第七节	宋遭查处·····	211
第八节	子文反击·····	215
 第十章 今愁古恨无限情		
第一节	毛福梅命丧横祸·····	219
第二节	姚冶诚魂归夷洲·····	230
第三节	陈洁如弃尸港寓·····	243
第四节	宋美龄漂泊异邦·····	255
 附 录 主要参考书目·····		
后 记·····		275

蒋介石在结婚之前，曾经历过一次初恋。这段鲜为人知的恋情，对蒋介石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然而蒋介石对那位柔情蜜意，心心相印的恋人一直守口如瓶，国民党政府的宣传机构也讳莫如深，致使世人莫悉真相。

第一章 岩溪边上的恋情

第一节 家 世

浙东四明山麓有个小集镇，名叫溪口镇。这里山环水绕，风景秀丽。发源于四明山余脉横溪岭的剡溪，迂回曲折，潺湲东流，经甬江，注入东海。溪口镇就座落在剡溪边上。自古以来，镇上的百姓就靠这条溪流用竹筏与外界联系。

清光绪年间，这座小集镇^①还只有一条小街。就在这条小街上，有个经营盐酒和其他日杂货的商行，名叫玉泰盐铺。有一天盐铺顾客盈门，一个衣衫沾满泥污、大汗淋漓的男孩从人群中钻到柜台边，他大声嚷道：“大哥，妈叫我来买盐。”

“怎么，又用完了？”

“妈说，你先记帐，将来一起付钱。”

^① 溪口镇，当时称禽孝镇，民国年间改为今名。

“记帐，记帐，这欠帐何年何月能够兑付！”这位大哥说着，很不乐意地称了一包精盐，“拿去，省俭点用。”

小男孩拿起盐包拨腿就跑。他兴冲冲地在街道上走着，突然，他发现从远远的街头那边走来一位中年妇女，手上还搀着一个小女孩。于是他停下脚步，站在原地等待着来人靠近。他终于看清了来人的面孔，于是就加快步伐跑向小街上的一幢三层小木楼。

“妈，阿春来啦，阿春来啦。”

小楼里走出一个缠足的家庭妇女，一边接过小男孩手中的盐包，一边问道：“瑞元，你嚷啥子啊，是哪个阿春？”

“就是堂姑家的阿春，堂姑来啦。”

话音刚落，客人已跨过门槛：“嫂子在家吗？”

“啊呀呀，阿妹呀，快进屋坐，快进屋坐！”女主人热情地招呼客人：“阿妹，你最近好象瘦多了，身子骨要紧，可要保重。”

这位来客名叫蒋赛凤，女主人叫王采玉，蒋赛凤是王采玉已故丈夫蒋肇聪（字肃庵，小名明火）的堂妹，年轻时嫁给岩头村毛凤扬为妻，不料毛凤扬早年病亡，遗下了小女阿春。王采玉的话似乎触到了蒋赛凤的痛处，她坐定后，长长地叹了口气：“我怎能不瘦？阿春她爸早死，留下我们孤女寡母，这日子难熬啊！”

听了蒋赛凤的诉述后，王采玉楞楞地站着，一言不发，一席话勾起了她心头的无限悲伤。

王采玉出生在嵊县葛竹村的一个小康家庭里，十七岁时嫁与曹家田一个姓俞的农民为妻，不久生一男孩。夫耕妇织，家庭生活还算幸福。不料，祸从天降，王采玉婚后不到三年，丈夫病亡，随后，老天又夺去了她唯一的心肝宝贝的幼小生命。王采玉相继失去了丈夫和儿子，精神上受到刺激。

这时，她本可回到葛竹老家，即使清苦守寡，但也可有个落脚安身之处。然而，正在这一年，其父王有则一病不起。大兄弟王贤钜年方十五，成天聚众赌博，很不争气，小兄弟王贤裕才十一岁，神

经又有一点不正常。一家人只靠其母姚氏支撑，生计艰难，王采玉不想给家庭增加麻烦，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她来到附近的一个尼姑庵——金竹庵带发修行。

王采玉有个堂哥名王贤东，是玉泰盐铺的老伙计，他在店铺二十多年，颇得老板信任。当时，玉泰盐铺的老板是蒋肇聪。

蒋肇聪的父亲蒋玉表(名斯千，字玉表)本是个庄稼汉，但他不同一般的田农，他颇有点经营意识，喜欢在农闲时做点小买卖。后来，他索性弃农经商，开设了溪口镇上唯一的经营“官盐专卖”的店铺。蒋玉表除经营店铺之外，还懂一点中医医术，常上山采药，给乡人治病。他还在武岭庵施粥施茶，凡六七年，溪口人对他颇有好感。“亲友有婚丧不举，缓急相告者，必履其所求而去。乡中饰庙构祠、开道筑堤，诸公共建设，捐输靡所吝，趋赴若不及。”^①

1864年，蒋玉表已五十多岁，其次子蒋肇聪二十二岁。蒋玉表便将玉泰店务交给蒋肇聪接办。蒋肇聪精明强干，人们给他起了个“埠头黄鳝”的绰号。他接办店铺后，生意兴隆，蒋家成了镇上十甲户之一。

蒋肇聪成人后，聚徐氏为妻，生一子一女。子名周康(号介卿，字锡侯)，女名瑞春。徐氏不幸于清光绪八年二月初九日病故。蒋肇聪继娶萧王庙孙氏。孙氏之父孙昭水，亦开设了一个专卖官盐的“永兴行”。永兴行常与玉泰盐铺合伙雇船运盐，因而两家常相往来，蒋肇聪元配病故后，就再娶了孙氏之女。蒋孙两家都是经商富户，蒋肇聪再婚后，生活很好，不料孙氏亦生病早亡。

蒋肇聪经受两次变故，心灰意冷。王贤东为解老板亡妻之痛，介绍其堂妹王采玉为肇聪继室。王采玉在金竹庵数年，无所倚靠，经王贤东说媒撮合，还俗再嫁，时王氏只有二十三岁。

^① 蒋介石《先祖玉表公行状》，转引浙江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蒋介石家世》第23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王采玉虽比蒋肇聪年轻二十多岁，但婚后两人感情尚好。光绪十三年丁亥九月十五日生长子瑞元。接着，又生长女瑞莲，幼女瑞菊，次子瑞青。不久，瑞青、瑞菊夭亡。

蒋瑞元是溪口蒋姓的第二十八代子孙，按世系排列，他与其异母兄周康同属周字辈，故取谱名(族名)为周泰。后来，他赴宁波赶考，又为自己起了学名叫蒋志清。1912年，蒋志清在日本办《军声》杂志时用“介石”作笔名，从此介石一名传开，他索性以介石为字。1918年，孙中山为投奔他的蒋介石易名为中正，(一说他见孙文易名为中山，也跟着仿效改名为中正。)总之，蒋氏名中正，字介石，学名志清，谱名周泰，乳名瑞元。

此刻，正当王采玉与蒋赛凤在互诉苦衷的时候，这位瑞元偕阿春外出玩起了“伴家家”的游戏。这可冷落了小妹瑞莲，她看到平时一直保护自己的瑞元哥今天竟然和阿春“好”上了，心里既“气愤”又“妒嫉”。她几次拉瑞元哥回家，可他根本不予理睬，于是她愤然回家告状。

“阿妈，阿妈！”瑞莲在大门口就喊：“瑞元哥不带我玩了。”

瑞莲的叫喊打断了王采玉的沉思，她捞起衣角擦了擦布满血丝的眼眶，若无其事地说：“瑞元哪去了？叫他和阿春不要走远了，妈马上做饭。”

“哥不和我玩，他和阿春好上了，还想做新郎新娘呢！”

听了瑞莲的话，王采玉和蒋赛凤都笑了。王采玉一边做饭，一边与蒋赛凤扯家常。提起瑞元，她皱起了眉头：“瑞元这孩子，太让我头疼了。”

王采玉清楚地记得，这个调皮蛋一生下来就是个惹事生非的胚子。早在他四岁的时候，那年除夕吃年夜饭，他乘大人都不注意，将一只竹筷插到喉咙里。原来他异想天开，想试试喉咙到底有多深，把筷子插没了，才觉得心胸难受。只见他白眼直翻，冷汗直淌，吓得王采玉魂不附体。祖父蒋玉表怕孙子变成了哑吧，在孙子卧室

的窗外整整守候了一夜，不时地隔着窗子问儿媳：“瑞元好点了吗？”

天亮了，蒋玉表叫儿子、儿媳看看瑞元的伤势，可不论怎么推摇，这小玩皮就是不醒。蒋玉表可吓坏了，是不是他的孙子真的哑了呢？他急匆匆地走进屋，将盖在孙子身上的小被子拿开。突然，瑞元倏地从床上跃起：“爷爷，我好了，一点不痛！”

1892年，瑞元五岁。这年中秋节，大家都在院子里抬头赏月，可他却低头观赏水缸中的月影。他觉得那圆圆的“月亮”似乎唾手可得，便探下身子去“捞月”。可是，那明明就是眼前的亮亮圆圆的东西总是拿不住、摸不到。他有点生气了，于是，索性爬到缸沿上，正当他想再伸手捞月时，脚下一滑，一个筋头栽到了七石缸里，月亮没捞着，水却喝够了。

六岁那年，祖父蒋玉表让他进私塾，想请先生来管教这孩子。启蒙老师任介眉是个老秀才，对他要求很严，可他根本不把先生放在眼里，老师教书，他睡觉，老师刚把身子转过去写字，他突然醒了，小老鼠似地钻出门外。这位秀才找了半天总算把他找到了，但他跟娃娃们“战”得正酣，死活不愿回家。任介眉急了，一把抓起他的衣服就往家拖，这可惹恼了这位“孩子王”，他捡起棍棒就向老师打去，任无奈，摇首叹道：“孺子不可教也。”任介眉无端被蒋瑞元打了两棒，可溺爱孙子的蒋玉表还真以为任秀才打了瑞元，心中非常不快，任介眉一气之下，立即打点行李，负笈而去。

一次，瑞元又同村里的放牛娃在山地“作战”，他自封“大将”，带领几个小孩“冲锋陷阵”，把对方几个孩子打得头破血流。这天到他家告状的人有好几个，责怪王采玉家教不严。王采玉一气之下把瑞元关在房内，痛加鞭挞，瑞元急切无处避身，一头钻进床底，死活不出来。正好有邻居来找王采玉，他即乘其母开门时，从床底下一跃而起，急逃而出。蒋母拿着竹棒追赶，可哪能赶得上，蒋母追之不及，气得嚎啕大哭。

蒋瑞元自小生性顽劣，在他后来自撰的《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中也供认不讳：“中正自幼多疾病，且常危笃，及愈则嬉戏跳跃，凡水火刀枪之伤，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劳。乃六岁就学，顽劣益甚，而先妣训迪不倦，或夏楚频施，不稍姑息。”正因为他顽皮出名，泼赖成性，所以乡里人给了他“瑞元无赖”的诨名。

孩子淘气固然使王采玉生气，但家中有丈夫支撑着，一切都用不着她操心。谁知好景不长，1894年蒋玉表去世。第二年，蒋肇聪也病故，这时蒋瑞元才九岁，王采玉再度守寡。

王采玉来不及从亡夫的痛苦中挣扎出来，家庭的重担就一个接一个地压来。儿子不成器，已使他伤心至极，而蒋明火的前妻之子蒋介石，性情粗暴，对继母王氏很不孝顺，明火在世时，蒋介石还不敢与王氏顶撞，现在明火去世了，再也没人管得了他。因此，蒋介石常常与王氏争吵，家庭时生齟齬。

一次，奉化岳林寺和尚来蒋家化缘，正遇上蒋介石赌博输回。他一见和尚，怒气直冲：“怪不得今天输了，原来来了和尚（空门）！”于是，他当面斥责和尚，王氏上前劝说了几句，他就与王氏争吵，从此双方更加不和。蒋介石与王氏的矛盾愈演愈烈，再加上他恐被拖儿带女的继母连累，便强行要求分家，另立门户。

1898年，王氏分家另居。因锡侯失母，独加优厚，分得玉泰盐铺，并继承了伯父蒋肇余的一份财产，立名为“夏房”；王氏与儿瑞元、瑞青分到“素居”旧楼、二十四亩田地和周坑岙一爿竹山。素居旧楼分给瑞元、瑞青两人，立名为“丰镐房”（因蒋明火为“周房”，周朝曾设京都于丰和镐，故名）。王氏靠祖遗产度日，生计虽过得去，但总比不上从前丰裕。

王采玉本为继室，在族中地位低微，明知分家吃亏也只得忍气吞声。她唯一的希望是儿子用功读书，尤其是幼子瑞青，他“天赋殊姿，兄辈均莫能及”，王氏爱之尤笃，指望他将来能功成名就。不料，蒋家分家后不久，王采玉的幼子瑞青病夭。幼子殇没，王采玉“悲痛

深至，精神与躯体因之乃大衰耗。”^① 蒋介石在悼其亡弟瑞青（周传）《大哀状》中说：“自吾弟殇，吾家分崩离析颠倒不安者十几年来，自吾弟殇，吾更零丁孤苦凄惋荒凉强颜承欢忧心忡忡者亦十有余年……”王采玉受到一连串的打击，一个年轻的寡妇怎么不形销骨立、心灰意冷呢？

也许是物伤其类、同病相怜吧，似乎这世上只有蒋赛凤最理解王采玉。因此，王氏希望这位堂姑常相来往。每次相晤，她们都能向对方互吐衷肠，这样双方似乎都得到了一点安慰。

午饭后，蒋赛凤要回岩头村去，可一刻儿就不见了毛阿春。原来，瑞元和阿春一放下饭碗又跑出门去，害得瑞莲找了好久，才把阿春找回来。瑞元看到阿春要回家了，心里很不高兴。这时王采玉吩咐他说：“瑞元，送送堂姑她们。”平时，王采玉叫他干活，他总是充耳不闻，或者口头答应，一忽儿就不见了人影。这次可不同，瑞元心想：“这差使不错，我正想和阿春多玩会儿呢！”

瑞元将蒋赛凤母女送出二里多路，才恋恋不舍地与阿春告别
.....

第二节 初 恋

1900年，蒋瑞元十四岁。也许是读了点四书五经吧，他渐渐懂得了一些为人处世之道。瑞元八九岁前，蒋玉表，蒋肇聪还在世，乡里人看在其祖父、父亲的面上，处处对他礼让三分，即使他“幼性顽钝，弗受绳尺。”乡里人还会谅解，到了十三四岁，他仍然“疲顽难改，轻浮暴戾，”因而常遭乡人辱骂。幼时同玩的伙伴也渐渐与他疏远，因为他们的父母都一再叮嘱过：不准理睬那个“无赖”。

一次，他和几个伙伴在邻居家玩，适午饭时间，邻居家将喷香

^① 蒋中正《先妣王太夫人事略》，引自蒋介石《自反录》第一集卷六。